

向上的台阶

周大新 等著

今日中国出版社
1996·北京

〈京〉新登字 13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向上的台阶/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编辑委员会编.
北京:今日中国出版社,1996.8
(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;3)
ISBN 7-5072-0854-0

I. 向… II. 中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1049 号

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

向上的台阶

周大新 等著

*

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 100037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外文印刷厂印刷

1996 年 9 月第一版 199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850×1168mm 32 开本 360 千字 15 印张

印数:1-10000

ISBN 7-5072-0854-0/I·133

定价:18.60 元

前 言

在人们的伦理生活中，情爱占有独特而重要的位置，它是心灵的易振点，而且其中的酸甜苦辣是说不完、道不尽的，这大约是此类题材古往今来长盛不衰、一直吸引了众多作家瞩目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在情爱的人伦关系中，生理因素固然不可漠视，但它并非游离于社会关系之外，社会性是更为重要的一面。那些优秀的情爱题材作品，总是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，并对人物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情操有着深刻、动人的艺术表现。近年来，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，社会生活步上了转型的轨道，人们的情爱观念和情爱生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，这方面也就出现了一道又一道前所未有的人生风景线。这些多姿多彩、各具风貌特色的景观为敏感的作家们所捕捉，并予以艺术化的展示，其中的佳篇，对于读者无论从增进对社会的认识来说，或是从陶冶情操的角度来看，都是有所裨益的。

80年代中期之前，我国作家在表现情爱生活时，多回避性的描写。这种情形从80年代末期起有了明显的改变。性在情爱中，本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。文学作品要表现情爱，又惶惑于性的描写，便陷于一种“欲语还休”的尴尬境地。事实上，离开了异性之间的相互吸引、相

互愉悦与相互融合、陶醉，情爱便失去了其活生生的真实的生命形态。自然，片面张扬性心理、性生理而忽视感情的描写，那是一种不良倾向，为我们所不取。情爱中不仅有丰富的感情活动，而且还有理性和道德观念的融入，这些也都是需要加以表现，甚至予以适当强化的。在文学作品中，情爱描写还需要审美化，使其既生动感人，又体现出伦理道德上的善与美。本书系在选择篇目时，这些方面都审慎地考虑到了，读者在阅读时也都会感受到的。

情爱题材是近年来创作中的一个热点，作品数量之多，简直令人目不暇接。为了读者检阅的方便，我们做了一番沙里淘金的工作，从各重要报刊所发表的大量作品中加以筛选，并按文体加以归类。我们曾将 1993 年以前的这类作品结集了 10 本集子，冠以“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书系”之名，于 1995 年出版，受到读者好评。现在我们又以 1993 以后发表的这类作品为主，结集了这 8 本集子，以“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”名之，相信同样会赢得广泛的欢迎。

编者

1996 年 9 月

目 录

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	张 欣	(1)
向上的台阶	周大新	(47)
买媳妇	杨争光	(135)
英雄	刁 斗	(190)
伏羲伏羲	刘 恒	(236)
太阳出世	池 莉	(318)
罍粟之家	苏 童	(379)
风潮如诉	关仁山	(430)

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

张欣

智雄第一次见到商晓燕是在新羊城置业投资公司，当时，他正为本单位的领导买四套连体的商品房。智雄在一家国营的进出口公司当办公室主任，这类拍马屁的事他是一定要亲自出马的。

按照国际惯例，智雄认为所有的售楼小姐都应该蜂拥而至，在他的身边莺歌燕舞。因为他是自己开着沙漠王子来的，这种车不张扬，却显得驾车的男人很阔，他穿休闲装、软皮鞋，BP机、大哥大又一应俱全，加上开口就是四套房，在整个一个经济大萧条的广州，也算是平地一声惊雷了吧。

当然也有不少女孩子闻风而动，不知谁去通报了业务主管，一个干净得有点像女人的白白胖胖的男子，哈着腰来向智雄介绍各类楼宇的情况，有高层、有低层、有现楼、有期货，付款方式也是五花八门。女孩子们则是拿了平面图，向他推荐好的方位——临街的优劣、避开西晒等等，说话的声音轻柔有礼，完全是耳语似的，一点不显得嘈杂，还有的打开签名册，婷婷玉立一旁，一旦有空隙便插进来请他留下姓名和电话。

只有一位小姐没怎么搭理他，她无疑是有几分姿色的，但也没到惊鸿一瞥的程度，引起智雄的注意，不是她的美丽，而是她的特别。

听完介绍，又拿足了资料之后，智雄离开了置业公司，在走廊里等了一会儿电梯，进了电梯待要关门时，看见那个不搭理他的售楼小姐捧着一个黑色的文件夹，匆匆忙忙地跑出办公室，打手势示意他按住电梯开关，娇喘吁吁地冲上来之后便向他致谢。

电梯自 21 楼向下轻移，因为只有他们两人，智雄不可避免地欣赏到小姐沙漏般的身材，她属于丰腴那一路的，皮肤又很白晰、光润，穿一条低 V 领的墨黑色长裙，因为腰身可体更显得乳峰高耸，隐隐地乳沟幽现，甚是迷人。由于女孩子并不看他，只微低着头看脚，智雄也注意到她穿一双麻编的松糕鞋，鞋带极有特色地捆着小腿，像捆粽子那样。

接近底楼时，小姐突然扬起头对他说：“你还是一周以后来买楼吧，那时是我们公司的展销周，有 8.5 折的优惠，这可是商业秘密哦。”智雄愣愣地不知作何反应，小姐倒是颇自信地接着说：“你直接找我好了，按照资料上的电话，我叫商晓燕。”说完冲他嫣然一笑，便在三楼出了电梯，婷婷袅袅地离去了。

第二天智雄就乖乖地给商晓燕打了电话，他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令人无法拒绝的力量。

别误会，柯智雄绝对不是什么色情狂，恰恰相反，他基本上算是一个循规蹈矩的男人。形象虽不是剑眉星目的硬派小生，但也五官端正，且棱角分明，配上剃得短短的“板寸”，看上去还是蛮精干的。智雄的身材并不伟岸，一切都是中号的，好在他一直也没有发福，所以给人以成熟但不蠢笨的印象，不像有些大款，三十一过，就像吹起来一样，终日都是疲惫不堪的神色。

其实进出口公司也不乏漂亮女孩，但是没有让智雄动心的，艳俗的女孩他不喜欢，但是自恋情结比艳俗更可怕——有着一技之长外加几分姿色的女业务员，美其名曰能创汇，眼睛也恨不得像她们的太阳镜那样顶到头顶上去。

可能是没挣大钱的缘故吧，智雄给人的感觉是温良，不富侵略

性，尤其女人会觉得他有安全感。

他今年刚交四十岁，有妻子和一个女儿，如果星期天倾家出动逛街和散步，总能收到一些真心羡慕的目光。

妻子夏遵义是一个骨感美人，身材相当地清瘦，长发披肩，笑的时候喜欢微眯着眼睛，嘴角有一点点上翘。她在血液中心的血库工作，这种严谨的工作当然赋予她严谨的性格。女儿柯俊则是眉毛分得很开、没心没肺整天就知道疯玩的女孩。

遵义的父亲是一介武夫，官当得不小，智雄的父亲一直做他的秘书。官场岁月，宦海沉浮，其间的酸甜苦辣是无法与外人道的。但无论是他的辉煌时期还是极其艰难的日子，智雄的父亲都没有离开过他，包括他关押在农场期间，虽然智雄的父亲不能近身，但是遵义和哥哥古田都住在智雄家里。

遵义优雅的气质大都来源于她的母亲，她的母亲成份高，又是教会学校的校花，人生得美丽、典雅，性格温柔，极具淑女风范。她十八岁嫁给遵义的父亲，就是为了寻求一处暖翼——似乎，她总是与时代格格不入，处于一种迷茫状态。在革命最深入人心的那些年，隔三差五地听政治报告，她却旁若无人地坐在礼堂的最后一排读《茶花女》，散会时眼圈红红的，与那些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小布尔乔亚是一样的表情。

她始终都伴在遵义父亲的左右，哪怕是她的丈夫身陷囹圄，她也认为只有在他身边是最安全的。看上去，他们倒是与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相似，而实际上她远没有赵四小姐罩得住，无论从哪一方面而言。

就是在今天，世界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？对于她来说依旧是不起作用。遵义的父亲过世之后，她从长久的悲痛中逐渐地复苏，居然深居简出，成为一名言情小说作家，所以遵义对作家是永远没有好感的，尤其是女作家，她们总是很做作，随便一束干花和几片落叶就能成为她们文章的开篇，像遵义母亲的爱情小说，男主

角总是威武不屈、富贵不淫，女主角总是颇有教养，是大家闺秀又漂亮动人，他们经历了许多坎坷，比如在雨地里紧紧拥抱之类，最终还是花好月圆了。

这类书还畅销了一阵儿，简直让遵义感到莫名其妙，母亲却正色道，你说我的时代过去了，何以见得呢？

与许许多多的江湖佳话一样，遵义的父亲最终没有躲过那场劫难，他死于肺癌，临行前，他将妻子和一对儿女托付给了智雄的父亲。

至今提到这一幕，智雄的父亲都会老泪纵横。

可惜智雄家里四个男孩，哪怕他有半个姐姐或妹妹，也必定许配给夏古田了。

所以，似乎智雄和遵义成婚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婚后，他们彼此相爱，相敬如宾。每每遇到第三者插足而造成的“三搞垮”事件（即搞垮事业、身体、家庭），智雄都会付之一笑，他觉得即便是全世界的家庭都解体了，他和遵义也不会重蹈覆辙。

可是他遇到了商晓燕，生活从此改变了。

房地产展销周期间，智雄如约去了国际大厦四楼会议厅，场面自然是如火如荼的。

商晓燕那天的打扮非常正规，白衬衫，静色的领带，藏青色的制服，同色的短裙，黑色细高跟羊皮鞋。看上去十分醒目、利落。

这是一个竞技场，凡是比较正规的房地产公司和中介公司都拉开了架式，招贴和立体模型均制作得颇具吸引力，售楼小姐更如选美盛会，恐怕三围都是量过的，一个个美目顾盼生辉，进来的各路绅士无不头晕目眩。

商晓燕周到、细致地向智雄介绍了楼宇的环境、装修标准、升值的可能性，主要交通工具如地铁等何时开通，几乎是面面俱到，有些情况连智雄都没想到。望着他俩熟络的样子，曾在置业公司献过殷勤的小姐无不感到纳闷和不平，怎么商晓燕当时一句话没

说就把客户撬跑了，要知道售出四个单元，佣金决不是一个小的数目。

祥和和关照智雄是需要的，但是女人的小动作多了，他也会反感，至少，他不希望来购楼的其他绅士认为他是个没开过眼的青瓜头，女人一发嗲，他就魂飞魄散地往外掏钱落定金了。

商晓燕无疑是一个聪明的女人，她总是能准确地破译和读懂智雄心底不可言传的感觉。始终，商晓燕未向他投以任何一个脉脉含情的眼波，这很让智雄感到谈定的舒服。他们很快就成交了。

除了楼价 8.5 折的优惠之外，智雄还得到了两个车库内的停车位，免费的。一般一个车位是 5 万块钱，已不少人靠倒车位发了财，免费车位需要总经理特批，商晓燕却没有刻意渲染这其中的不易，这倒让智雄觉得欠了她偌大一个人情了。

由于这件事办得很漂亮，智雄的领导简直对他刮目相看，没有更好的位置晋升，便把一个服务公司和财务处归到他的权力范围内，还搭业务人员的顺风车，逛了一趟新、马、泰。

无论如何，智雄觉得应该请商晓燕吃顿饭，以示感激，另外也显得自己不那么老土，连场面上的应酬都不通。

想不到商晓燕婉言拒绝了他：“何必呢？柯先生，不用破费吧，其实是你关照我的生意嘛。”

智雄连忙说：“……我并没有其它的意思……”但马上他就发现这句话讲坏了，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，尽管他的确没有什么其它意思，说出来，总显得居心叵测。

电话那一头的商晓燕笑道，“有没有意思都不用解释呵……”语气好轻松，更增加了智雄心里的紧张，额头上已经渗出汗来了。

正不知道是进是退，商晓燕已经温和地说：“有时间我会约你出来。”说完礼貌地拜拜，收线了。

智雄愣了一会儿，觉得自己很笨，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办得别别扭扭，不过他承认商晓燕这个女人的确是不同凡响。

他打电话给花店，第二天上班时，给商晓燕送去了一大束天堂鸟，才觉得买房这件事可以划句号了。

周末，智雄照例按时回家，一般的应酬他都是不去的。

其实智雄和遵义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节目，只因家庭气氛温馨，智雄便比较恋家。进门换上拖鞋，遵义便递过来晚报，她从不多话的，只围着一个碎花围裙在厨房里忙，也不是做什么大菜，全是简单可口的小吃，只是汤煲得比较讲究。

汤谱敞开立在一只木架上，木架如同谱架，只是小巧很多，放在碗柜上。遵义一丝不苟地按照汤谱下料。

柯俊做完作业就开始练琴，她学的钢琴教材是汤姆森，目前已经弹到《猫头鹰的问题》了。

同以往不同，遵义突然在厨房里尖声叫了起来，智雄急忙跑过去，原来是粘鼠胶粘到一只小老鼠，小老鼠一个劲地挣扎，遵义只管肉紧，站在原位一动不敢动，只重复着：“粘住了，粘住了。”

于是柯俊冲过来说：“是不是吉米？”

智雄道：“什么吉米？”

柯俊道：“女的米老鼠，脖子上有红领结的……”

智雄笑道：“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吉米？”然后故意把粘鼠胶和上面的小老鼠凑到柯俊面前，柯俊一个劲地往后退，遵义轻轻拍了一下智雄道，“脏死了，还不赶紧去扔掉。”

多少年之后，智雄不能忘怀的也多是这类生活细节，对于他来说，是永难褪色的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遵义对智雄说：“刚才爸爸打电话来，说浩雄从北京过来出差，我们要不要回去看看？”智雄道，“去吧，不知妈妈的眼睛好点儿没有，我又在公司给她开了点药。”遵义道，“顺便也看看小说家。”她一向是称智雄的父母为爸爸妈妈，而对妈妈就只有尊称了。

柯俊道：“带不带我去？我想爷爷了。”

遵义道：“没你的事，你在家做作业，睡觉。”

柯俊突然说：“我知道大伯伯离婚了。”

智雄急忙看了遵义一眼，遵义点点头，智雄对柯俊气道：“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一考试又什么都不知道了！”

柯俊放下筷子说：“爷爷刚才打电话我听到了嘛，离婚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说完白了智雄一眼，回房间做作业去了。智雄对遵义说：“将来肯定是问题少女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搭公车，智雄问遵义：“浩雄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遵义望着车窗外道，“不大清楚，呆会儿你自己问他好了……”智雄道：“当初找这个芭团的女演员，不是他自己要死要活搞到手的嘛，怎么这么快就散了？”遵义含糊道，“有些事很难说的……”

浩雄比智雄要高大、漂亮一些，加上他是北京大学外语系学法文的，所以看上去分外地有形有款，许是家庭和婚姻带给他的不幸凭添了他脸上的一缕沧桑感，他简直就有点像言情片中的男主角了。

他好像很不愿意谈自己的事。智雄也就没有多问。浩雄本来分配在外文出版社，可是他也下海了，隶属一家大公司，到广州是随公司一行人跟法国佬谈判的。

每回，智雄的父母都是对遵义疼爱有加，智雄举案齐眉地向母亲献上进口的眼药水和补药，母亲总是轻描淡写地说，放那吧。再不多说一句又忙着对遵义问寒问暖了，老两口知道遵义爱吃水果又不大舍得买，所以客人送来的蛇果、新奇士橙和菲律宾香蕉，他们都是给遵义留着。智雄心想，遵义的父亲真是阴魂不散啊，他当领导，他的女儿也当领导，合着我们家的人就只有忠实和辅佐的份儿了。

遵义的母亲也住在离智雄家不远的地方，她的落实政策和安排住房都是智雄的父亲去跑的。她现在一个人住一套四房两厅，

每天穿着晨褙，抱着波斯猫编织着情节相仿的爱情故事。谁都奇怪，为什么坎坷的经历没有把她磨砺得现实一些。遵义问过母亲，母亲说，我太爱你的父亲了，而他也从未让我失望过。

这样的女人恐怕都很难深刻起来吧。

按照夏家的意思，即便将门不出虎子，也该出一条猎犬吧，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遵义和古田都没有当过兵，文革期间，遵义在纺织厂当挡车工，古田则分到酱菜厂干食堂，而包括智雄在内的柯家四兄弟，通通下了乡。

古田现在在韩国菜馆当二厨。

因为母亲的眼光挑剔，古田就没办法婚娶，男人一过那个劲儿，心就淡了。

周末是所有餐馆进帐的黄金时段，古田自然不在家。

智雄对夏母是敬畏三分的，感觉她是生活在书中的人物，生在凡间未必就是凡人，倒是相比之下，发现自己的确是芸芸众生。

一进门，夏母就问遵义：“周末报纸上登了我的专访，你看了没有？”遵义道，“看了，你怎么说你从来不用护肤品？你用的还少吗？梳妆台上难道都是脚气水？”夏母笑道，“所以你是没做过名人的，我当然不能说我用护肤品，那样就等于否认自己天生丽质。”遵义没好气道，“你的爱情观，怎么跟十八岁的少女一样？”“你父亲一生爱我。”“那是他走霉运。”“你什么意思，难道我应该庆幸他走霉运不成吗？这是什么逻辑？！”

每回母女俩斗嘴，智雄就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着。谁家会是这种局面？女儿要比母亲现实得多。

两口子最好的时候，智雄也说过我有了钱也决不会变心这类俗话，遵义只是淡然一笑，神情颇不以为然。这种时候，智雄就会觉得遵义离自己很远，他吃不透她。

还有就是有时遵义一个人在家补休，智雄下班回来，会在卧室的地板上发现一个盛满烟头的烟灰缸，仔细看，是健牌香烟。于是

到厨房问遵义：“今天谁来过了？”遵义例牌是有条不紊地下汤料，用小刷子刷菜叶之类（恐有虫卵）地说，“没人来过。”看看智雄手里的烟灰缸，又说，“我抽的。”智雄道，“要么不抽，要抽怎么跟抽鸦片似的，还上瘾。”遵义笑笑，算作回答。

这时的遵义，智雄又不可思议，出了厨房又掉头回去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遵义道：“没事。”又笑一笑，智雄才放心地离去。

智雄下乡几年之后，才被保送到山沟里的军工厂，生活氛围属于半军事化，后来调回广州后，就跟遵义培养感情，经历并不见得多么丰富多彩。

这时夏母又开始埋怨遵义：“你哥的事你也急一急，怎么一点儿不上心似的？！”遵义道：“不是有人给他介绍过一个吗？年轻、能干，你又嫌人家是开大轿车的。”夏母道：“古田总不至于找个女司机吧？他也就是生不逢时，要是在三十年代，不知是多少女学生倾慕的对象呢。智雄你说是不是？”智雄连忙点头，遵义横了他一眼道，“行不行让他自己看，又不关你事！”

夏母放下脸来，智雄忙说，“哪有母亲不为儿子操心的？”夏母才没有发作，又说，“真是该急的没人急，我倒是有不少人说媒呢。”遵义讽刺道：“那得是副省长吧？！”夏母不屑道，“官太太我是做够了，他们叫我嫁给吴画家，媒人也太不会说话了，开口就是他有多少多少藏画，还有个大院子，养着两只孔雀，难道我是跟孔雀结婚不成？”遵义道，“这样说有什么错，唯物主义嘛，吴画家 82 岁了，难道还跟你双玉读曲呀。”

智雄忍不住笑起来，对遵义说：“你在哪儿都是客客气气，不露锋芒的，一回家就伶牙俐齿了。”夏母听到电话铃响，忙说，“她也就是对我，别人谁买她的帐？这么不饶人。”说完就去卧室听电话了，遵义望了一眼卧室道，“我看着她着急。”然后不解气地翻了个白眼。

等回到自己的家，天色已经很晚了，柯俊枕在她没写完的周记

上，伏案大睡。遵义拍醒她，把她牵到她的房间去。智雄打着哈欠去冲澡。

晚上还是体面地做了一回爱，因为第二天可以睡得迟些，这才变成周末的功课。

突然有一天，临下班的时候，智雄接到商晓燕的电话，约他晚上一块吃饭，然后去看《奥赛罗》。商晓燕的口气是通知他，并没有征求意见的余地，尽管最后她还是说了一句：“方不方便嘛。”智雄简直想都没想就说方便方便。于是两个人就约了一下时间和地点。

智雄打电话回家告诉遵义不回去吃饭了。

以往他也是不说具体什么应酬的，遵义也不问，只叮嘱一句少喝点酒，就完了。

智雄当天穿了一件夹克衫，有些旧了，他想商晓燕约他吃晚饭、看戏，一定是打扮入时、光彩照人的。于是有心回家换一件西装，又觉得行为反常会惹来遵义的怀疑。他觉得自己这回与女人打交道有些奇怪，好像一开始就注定要发生什么似的，会发生什么呢？

比商晓燕漂亮的女人他也不是没打过交道，难道这回自己真的在意了？！

下班后，他径直去了“新君悦”酒家，在门口站了不到十分钟，商晓燕就乘计程车来了。见到她，智雄大吃一惊，她比原先瘦了一圈，也没有化妆，脸色暗暗的，还有黑眼圈，穿一身仔服，背一个编织的桶包。

“我是不是没法看？”她先开口了。

智雄连忙掩饰道：“不不不，这样没有脂粉气。”

晓燕道：“我们进去谈吧。”说完就先他一步登上台阶。

智雄跟着晓燕进了餐厅。

他们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，晓燕点了菜，又要了一罐扎啤。她一直也没怎么说话，智雄就陪着干坐，幸亏餐厅里有背景音乐，还不显得太尴尬。

等菜的时候，晓燕总是望着一个地方发怔，缓过来，就歉意地对智雄笑笑，智雄直觉她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，但她不说，他是绝对不会问的。这一点，他尤其地像他的父亲，那就是不多嘴。

好一会儿，晓燕才温和地说：“真不好意思，把你叫出来活受罪……怎么样，太太那里很难请假吧？”

智雄笑道：“你也太小看我了。”

晓燕道，“心里烦，想找个熟人坐一坐。”智雄道，“我当然是最佳人选。”晓燕道，“其实我们并不熟。”智雄道，“太熟的人你又怕遭暗算。”晓燕会心地点点头，“我第一次见你，就有安全感。”智雄道，“是不是因为我没钱？！”晓燕望了他一眼无力道，“我现在的的确是很害怕有钱的男人。”

酒上来以后，两个人就对饮，话仍旧是有一句没一句的。自然无从切中要害。

老半天，晓燕才忍不住说：“你为什么不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智雄低声说：“被总经理甩了吧？”

晓燕不答话，望着酒杯，眼泪汨汨地流下来。

“你的对手是个什么人？”智雄问。

晓燕声音平平地：“很贱，很没有能力，但是比我年轻。”

“你就这副样子去上班？”

“我好些天不吃不睡，没办法强打精神。”

“你是真心爱他吗？还是爱他的钱？”

“爱他的成功，我喜欢成功的男人。”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我想调离那里，其它房地产公司也愿意接收我。”

“他不在意你，你又何必那么在意他呢？”

“那个小女人，整天在我面前趾高气扬的……”

“你出局，就是认输，要走也不至于落荒而逃吧……再说，这种心情下转工，也未必看得准。”

“你是说再等等看？”

“我想这样会稳妥些。”

两个人的确像老熟人那样谈了一会儿，智雄在心里对商晓燕并不反感，因为她敢于就这副样子来见他，至少她还活得真实，并且一开始就是把负面亮出来，也算出手不俗吧。这无论如何是智雄没想到的。

计程车箭一般地驶向灯火通明的环市路。

商晓燕住在天河东路的华景阁，是一幢 26 层的高层建筑，按她的说法是租的。

是不大的两房两厅，客厅的色调是淡玫瑰红，落地窗帘是疏离的一朵朵的玫瑰花，香妃色，将客厅和阳台一分为二。家具是意大利式的，花格的沙发，靠墙的长沙发上端挂着一张壁毯，图案写意。

客厅的装饰非常简洁，最醒目的就是 30 英寸的电视和一套健伍音响。

商晓燕一进屋，就拉开落地窗帘，推开铝合金的大窗，这已经与众不同，至少智雄的心跳没那么加速了，因为玫瑰红令他有些眩晕。但没等他喘口气，商晓燕紧接着又是一个惊人之举，她脱掉仔装，里面是一件紧身背心，白色，胸罩的轮廓被映得一清二楚，丰满的双乳有三分之一是完全裸露的。

智雄结结巴巴地指着落地窗：“外面会看到吧？”

“谁看谁负责。”晓燕理也不理就打开冰箱取饮料，扔给智雄一罐可乐。

看他傻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晓燕道，“坐啊，随便坐。”她自己先坐下来，把脚翘在茶几上，打开一罐可乐。